

母亲教我度阴晴
怀念山东大学
我的青春 我的保尔
我们这个班
羞愧的一页
第二次解放
我曾背离知识分子的天职
老年心境
人逢喜事未必爽
我心中的墓志铭
广播声里忆先师
华岗校长
罗竹风先生
王统照先生
冯沅君先生
萧涤非先生
殷焕先先生
吕荧先生
赵纪彬先生
杨向奎先生
童书业先生
赵俪生先生
孙昌熙先生
高兰先生
臧克家先生
田仲济先生
严薇青先生
冯中一先生
送别庞朴
李心田点滴印象
赠我金桔的姑娘你在哪里
“让你满意”的空姐服务
美国人的吃喝风
重做小学生
另一种“洋人看戏”
大洋彼岸过春节
难寻洋雷锋
记忆中的“姊妹楼”
拜访汉学大“家”周策纵

风雨人间情

◎ 吕家乡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风雨人间情

◎ 吕家乡 著

山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一级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人间情/吕家乡著. —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209-09568-6

I. ①风… II. ①吕… III.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IV. ①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52119号

风雨人间情

吕家乡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914
市场部 (0531) 82098027
网 址 <http://www.sd-book.com.cn>
印 装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32开 (148mm × 210mm)
印 张 14.25
字 数 310千字
版 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3月第1次
ISBN 978-7-209-09568-6
定 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自序

我于1933年出生于江苏沛县的一个偏僻农村的穷困农民家庭，父亲是文盲，母亲是童养媳。1948年冬天故乡解放，此后，流亡的大哥回到故乡，被选为村长；我依靠助学金，进入了山东大学，成了全村第一个“人民的大学学生”。出乎意料的是，1952年大哥竟蒙冤入狱（两年后释放，不久平反）。我则从1955年后，在“反胡风”、“反右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接连受到冲击，曾经在教养所蹲了三年半，在“另册”蜷缩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后，得到“改正”，获得新生。如今已八十三岁，到了人生边缘，回顾平生，总的感觉是“平庸而不平淡”，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

在漫漫人生路上，我尝受过亲情、友情的温暖和关爱，沐浴过名师、长者的教诲和熏陶，也遭受过种种无法躲避的挫伤和磨难。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曾经长时间放弃了独立思考和探求真理的职责，陷于迷信和蒙昧状态，改革开放后才有所觉醒，逐渐领会了“我思故我在”的意味。一些经历和见闻，经验和教训，愈到老年愈显得清晰，这促使我在退休后断断续续地写了一些回忆性的记叙



文字，在省内外报刊发表。现在结集起来，分为三辑。第一辑《我家我身》，介绍家庭情况和个人履历。第二辑《我师我友》，“我师”主要是山东大学读书期间的老师，“我友”包括同学、学生和几位文朋诗友。第三辑《大洋彼岸》，是几次访美期间的印象。

天地茫茫，岁月悠悠。在人海中，我只是沧海一粟。可是作为个体的生命，又是不可代替的“这一个”。这本零碎的剪影，似雪泥鸿爪，又似一粒文化化石，有心人可以从中获取某些信息，从而了解如我之知识分子的生态、心态及其历史背景。真诚地感谢各位报刊（尤其是《齐鲁晚报》）的编辑，由于他们的鼓励和督促，我才能够坚持写下这些文字。真诚地感谢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学科的资助，真诚地感谢山东人民出版社责编李怀德先生的热诚帮助，使这本书能够问世。

吕家乡

2016年1月26日



目 录

自序	1
----------	---

第一辑 我家我身

母亲教我度阴晴	3
大哥，一团不熄的火	8
大嫂	24
二姐	29
悼念三姐	33
宽厚的脊背	38
雨夜的灯火	41
扒火车 坐火车 睡火车	44
回母校 怀恩师	48
稀里糊涂考大学	52
庆祝母校山东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三则）	55
我的青春 我的保尔	62
我们这个班	66



初尝风雨	73
羞愧的一页	
——我所经历的 1957	79
初到清水泊	95
矿山惊魂	101
归来	105
那一朵喇叭花	109
《归来》观后自沉吟	111
感谢学生 愧对学生	118
本命年的春节真欢腾	121
难舍旧手表	125
又见那条红领巾	127
没钱的日子	130
求人的滋味	134
此憾绵绵	137
记一次泰山日出	140
两次家庭会	143
“实事求是”苦变甜	146
第二次解放	149
我心中的胡耀邦	153
退休	156
难忘分校文秘班	160
高楼梦	163
房子啊房子	165



我曾背离知识分子的天职

——答《文艺争鸣》编者朱竞

..... 170

老年心境 179

电脑教我悟人生 183

老来方知“学而思” 186

老来困惑何其多 191

一生几多座右铭 194

人逢喜事未必爽 197

济南变迁我见证 201

我心中的墓志铭

——答客问 205

第二辑 我师我友

广播声里怀先师 211

华岗校长（二则） 214

罗竹风先生 221

王统照先生 229

冯沅君先生 235

萧涤非先生 241

殷焕先先生 246

吕荧先生 252



赵纪彬先生	262
杨向奎先生	264
童书业先生	269
赵俪生先生	273
孙昌熙先生	280
高兰先生	283
臧克家先生	288
田仲济先生（二则）	292
严薇青先生	300
冯中一先生	302
吴奔星先生	309
何田同志	314
王光炜：穿过风雨的同窗情	319
怀念校友杨幼震	322
山青：悲怆的早醒者	325
悼念葛懋春（二则）	330
悼念诗人朱多锦	334
武作育：好人一生平安	338
送别庞朴	344
我所知道的李国涛	348
袁林和她的诗文	355
李心田点滴印象	361
朱德发每天都是新的	367
赠我金橘的姑娘，你在哪里？	369





松林青青	372
------------	-----

关于一个傻瓜的童话

——写给昔日的女友	374
-----------------	-----

第三辑 大洋彼岸

“让你满意”的空姐服务	399
-------------------	-----

在美国逛商场	402
--------------	-----

诗和友情使我们高贵	405
-----------------	-----

不敢散步	407
------------	-----

职称、导师及其他	410
----------------	-----

美国中学一瞥	413
--------------	-----

美国人的吃喝风	417
---------------	-----

重做小学生	420
-------------	-----

另一种“洋人看戏”	423
-----------------	-----

大洋彼岸过春节	426
---------------	-----

难寻洋雷锋	429
-------------	-----

记忆中的“姊妹楼”	433
-----------------	-----

拜访汉学大“家”周策纵	436
-------------------	-----

恶之花

——赌城拉斯维加斯印象	442
-------------------	-----

第一辑

我家我身





母亲教我度阴晴

“英雄有泪不轻弹。”我上小学六年级时，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立即翻造为“母亲有泪不轻弹”。随着年龄的增长，更深刻地体会到我的母亲是苦难的化身，又是“有泪不轻弹”的英雄。

母亲的娘家在安徽萧县的小镇郝集，姓孟；婆家在江苏沛县的小村丁湾，姓吕，相距五十多里。她十岁被送到吕家做童养媳，因为我奶奶“规矩大”（很严厉），一年后她逃回娘家，过了几个月又被送回婆家。十四岁“圆房”，跟我父亲（比她大六岁）拜了天地。母亲生了三男五女，我有两个哥哥，四个姐姐，一个妹妹。我出生于1933年，那时母亲四十一岁，祖父母都已去世，父亲和伯父早已分家，我家已有四十多亩土地，是家史上的黄金时代。但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接连遭到不幸，土地逐渐减少。在我五岁时，比我小两岁的妹妹被热饭烫伤了胸部，化脓夭折。接着二哥被征兵，由徐州而武汉而湖南辰溪，八年后才回来。抗战开始后，我大哥当了八路，入了党，部队转移时被留下，转入地下，因组织被打散，大哥潜逃在外。我九岁时，父亲去世，大哥也不敢回家送终。从此家里没了男劳力，五十多岁的母亲带领着两个嫂嫂和三个未出嫁的姐姐，白天在地里忙碌，晚上纺线织布。用母亲的话说，过的是“咬着牙钻阴沟”的日子。我记得小时候只有过年（春节）和中秋节



才能吃到白面馒头和肉菜。肉是大姐夫送来的。大姐夫是不识字的农民，每逢临近中秋节和春节，总要送一块猪肉来，他是最盼望的客人。

母亲以她的坚强和慈善赢得了亲邻们的爱戴，只有一个富豪跟我家是对头，因为我大哥当八路时跟他结了仇。他不断地向母亲寻衅纠缠，阴阳怪气地说：“你得把大儿子弄回来，我们的账还没算呢！”“你一个寡妇领着一帮娘子军，不寻个男人做保镖，行吗？”母亲受了窝囊气，几顿饭吃不下，可是照常带领全家干活。



母亲（中）、四姐（左）和作者（右），摄于
1954年春。

母亲轻易不流泪，也不唉声叹气，倒是经常在晚饭后给我们讲故事，说笑话，如牛郎织女、傻子拜年等等。一年之中，母亲只大哭一场，那是在父亲的祭日（阴历正月二十三日），借此把满腹的悲苦向另一个世界倾吐出来。那天一大早，母亲就悄悄地走出去，坐到村前隔着一一条路的园地里，远远地对着父



亲的坟地，尽情放声哭诉。这哭诉的宣泄，在我记忆中，是感天动地的典礼。风不动了，树不摇了，鸟儿停止了吱喳，也停止了飞动。天地间只有母亲的哭声，如狂涛拍岸，如急流奔泻。邻居的大娘大婶们站在自家门前暗暗陪着流泪。即使那个富豪之家这时候也不言不动，毫无声息，似乎只要破坏这庄严的典礼就会遭到天谴。嫂嫂和姐姐们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原地不动地哽咽。我悄悄走到母亲跟前，蹲下来，陪着啼哭。大约半个小时，母亲收住哭声，擦干眼泪，回家洗了脸，照常吃早饭，然后开始一天的营生。

1946年春天，出嫁不过两年的三姐，因不堪婆家的虐待，自缢身亡，那时母亲正住在姥姥家。这使母亲深深地负疚，她埋怨自己：“要是我不出来走亲戚，闺女的委屈就能给娘诉说，不至于走这条绝路！”有一两年，母亲常常发痴，我们真希望母亲能到三姐坟前大哭一场。

1948年冬，故乡解放，我家过上了扬眉吐气的日子。大哥大模大样地回到家乡，当了村长，领着大伙儿闹土改。1949年秋，我上了大学，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可是好景不长。1952年，大哥被诬告下狱，二姐夫被定为“破坏土改”的反革命分子（几年后死于狱中，现已平反）。大哥出狱平反后，我这个被全家寄予厚望的“明珠”又大难临头，成了“胡风爪牙”和“右派分子”。大跃进的第二年，被补划为富农的大姐，有一天听民兵队长说要开她的斗争会，吓得上吊而死。那时候我正在教养所里。1962年，我走出教养所，回家过春节，看到母亲和全家老小都面目浮肿。邻居们怀着感激向我叙说母亲和大嫂如何在灾荒中接济亲邻，“一瓢红芋干（地瓜干）分给八家”。我这次离家返校前夕，大哥主持着开了个家庭会，母亲说：“还



是那句话：‘咬着牙钻阴沟！’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阴就有晴，阴天要当晴天过，晴天要当阴天过。”

1965年冬，我把七十多岁的母亲接到我的工作地济南。她见我们生活艰窘，就用手摇纺车为地毯厂纺棉线，挣点钱来贴补家用。第二年夏天闹起了“文化大革命”，一天晚上，我突然遭到抄家，并被揪去批斗，半夜才放回。母亲已把她的纺车收拾起来，挂在墙上。她平静地对我说：“三儿，人家叫我走，我也该回去看看了。明天你给我买张火车票，我自己就能回去。你要把纺车给我存好，过一两年我再回来。”第二天我请假护送老母回乡，未得批准，只准我送到车站。告别时，母亲仍然很平静，又一次说：“三儿，记住，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一定把我的纺车看好，我回来还要用。”我知道母亲是在鼓励我一定活下去，等着她。从此母亲再也没能来跟我同住，她的话却像一束亮光一样照着我度过了漫长的“钻阴沟”的岁月。

1974年冬，母亲病重，我请假回去探望。她在病床上断断续续地给儿女们讲述了一生的经历。十几天后，她催我回校，说：“你教书要紧，我一时半时不要紧。”不久母亲去世时，我不在她的身边。大哥特地从老家来到济南，说母亲临终前再三嘱咐不要通知我回去送葬，她说：“三儿还没有囫囵身子，别难为他。”大哥还告诉我：母亲的追悼会很隆重，大队书记主持，想不到公社、县里也来了人。不仅本村的，连前后村的乡亲们，不论哪帮哪派（那时“文革”尚未结束，还在打派仗），都在母亲的灵前默哀致敬。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村妇女，后事能有这样的场面是没有先例的。人心真是一杆秤啊！我感到欣慰，又不由地想到：如果我这个“还没有囫囵身子”的摘帽右派儿子回去，真不知多么尴尬。



又过了三年多，我得到了“改正”，有了“囫囵身子”，处境一天天好转，终于有可能以正常人的心情回忆和体会母亲的方方面面了。啊，母亲一生承受的苦难是多么深重！单是我这个不孝之子的“沦落”就给母亲的心灵多大的打击！她是怎样抗住这重重叠叠、无穷无尽的身心磨难的呢？我知道母亲的在天之灵不需要我愧疚的泪水。正像一首歌里唱的，“我要报答，已没有机会”！我只有好好继承母亲留下的精神遗产，对我来说，那是取之不尽的。“有阴就有晴，阴天要当晴天过，晴天要当阴天过。”仅仅这句话就够我受用终生了。

2000年2月